

## 小暑之性

□郭发仔

夏令一路小跑,至小暑时,额头上已渗出汗珠,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不过,小暑似乎沉得住气,明明地火已经燃起来,烧得人心焦躁,它却不温不火地克制情绪,招呼他人稳住,老成得如同一位久经江湖的隐者。

小暑,夏令的第五个节气。斗指辛,太阳到达黄经105度,于每年公历7月6—8日交节。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六月节……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小暑即小热,还不十分热。小暑是替大暑打前阵的,民间有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之说。

但小暑不容小觑。“热在三伏”,这热不只是高温烈日,更有耐受不了的潮湿和闷热。小暑开始进入伏天,清晨,太阳似乎近段时间睡眠不好,早早起来,窝了一身火气,看啥都是白晃晃的,灼在脸颊上火辣辣地疼。这时风似乎躲起来了,空气热烘烘的,裹着浓密的水汽湿漉漉,黏糊糊,沾在树叶上,草地上,也时常贴在大面积裸露的皮肤上,擦不干,也甩不掉,惹得人心烦意乱。

古人说小暑有三候:“一候温风至;二候蟋蟀居宇;三候鹰始鸷。”其实,小暑的风很慵懒,半晌才匆忙出门,半醉半醒,无精打采,东一下西一下的,刮得毫无章法,连路边不修边幅的茅草都领会不到啥意思。这风并无丝毫凉意,裹挟着太阳的热气,见什么扑什么,纯粹是瞎起哄,显然是给时令添乱的。墙角下的阴凉处,有蟋蟀三两声,铜铃般的太息里,有从原野磕磕绊绊迁徙而来的感慨,也有同伴之间关于暑热三长两短的满腹牢骚。不知道蟋蟀何时找见家门的,入屋直接进了灶台的砖缝里。也许太无聊,在主人不在时,哼哼两声,自己给自己解闷。因此,在老家,蟋蟀不叫蟋蟀,叫“灶吼”。鹰不与人家亲近,农家也忌惮这家伙恶狠狠的目光,守住自家的小鸡,互相警惕着,但愿井水不犯河水。小暑节前后,天空高阔,浮云舒卷,老鹰在高空里缩成一个黑点。没有捕猎机会时,忽而迎风挪移,信马由缰,仿佛天幕上虔诚的徒步者,忽而侧翅斜飞,不停兜圈,又恰似居高临下的巡视者。

真正而言,小暑的骨子里不是个温和的性子。不止骤热,夏至以来的雷雨此时也变本加厉。唐代元稹在《小暑六月节》诗里云: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,山暗已闻雷。”可见,雷雨是小暑自古以来养成的坏脾气。小暑前后,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时常拉起雷暴雨天气的警报。刚刚还是烈日当空、风平浪静,忽地狂风大作、炸雷滚滚,山雨欲来风满楼,那势造得无以复加。紧接着便是倾盆大雨排山倒海般盖下来,无论腿脚多快,都绝对干不过这烈性子的暴雨。更要紧的,铺在谷坪上晒到九成干的稻谷、豆子,还有好几竹簟子的盐辣子,瞬间浇得湿透。赶忙抢回来的一些,也吧嗒吧嗒滴着温热的水。在城市,小暑雷雨来得猛,排水沟道像呛奶的婴儿,不断反溢雨水。于是乎,大街小巷都是积水成河,汪洋一片,行路如行舟。小暑偶尔还会整一出恶作剧,突然下起冰雹,大如鸡子,小如青杏,时常砸伤人畜,毁坏庄稼,这玩笑开得有些伤感情。

好在只是个玩笑,这种恶劣天气不会持续太久,小暑以后更多的是伏旱。此时,北方正是收麦时节。金黄的麦浪和着火热的太阳,将大地涂抹成了一幅激情的图画。收割机不停地轰鸣,来回交接,在风里吞吐出一注注丰硕的麦流,点燃了北方一望无际的平原,也点燃了农人用汗水浸泡出来的饱满生活。在南方,早稻处于灌浆后期,田间管理杂碎,干干湿湿,湿湿干干,不停地交替。很多时候,农人为了一股童尿般的水流要守上大半夜,甚至为了争水吵得面红耳赤。中稻进入孕穗期,不宜过早断水,还得根据长势追施穗肥。单季晚稻正在分蘖,应及早施好分蘖肥。双晚秧苗要保持沟渠通畅,注意适量养水。蚜虫、红蜘蛛等多种耐高温的害虫频发,须及时防治。总之,于农事而言,小暑不小,还杂碎,凡事得多操心。天气虽然不作美,但人勤能补天拙,一份付出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
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。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”小暑的白天湿热不适,但夜间是极舒爽的。太阳的燥热一点点散去,清凉的微风从树梢上飘过来,草虫低吟,乳白色的月光铺洒在大地上。此时,随性就是,冲个凉,持把扇,在夜色下说说家长里短,聊聊儿女情长,怎么随意就怎么舒服。

民间小暑有“食新”“吃饺子”“吃炒面”等习俗,各地稍有不同。更普遍的是,大部分地方都有“六月六,晒红绿”的习俗。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,文人晒书画,坊间晒衣物,既是驱蚊虫,也是换一种生活的心境。

小暑是一支歌谣的过门,是时令急迫的一声叮咛,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过问。小暑之后,日子便一天天火热起来。



## 老桥

□艾雪

老桥,像一位智慧的老人,不言不语。看惯了春花秋月,看透了人世纷飞,看淡了红尘滚滚,也看清了事如春梦了无痕。他只是静静地伫立着,伫立着……亦如高山之上,红尘之中,一位白衣飘飘的老者,俯瞰苍生变化,内心自是水平如镜。

我喜欢独自倚靠在老桥的石栏上,听微风唱歌,看落日洒下余晖,闻着芬芳的泥土香,守候成群的鸟儿结伴向巢穴归去。每到此时,只待华灯初上,往事便如决堤的江水,滔滔不绝地向我奔涌而来。我知道,那是老桥又要讲故事啦,讲我小时候的故事……

这是一座位于开江县的老桥,我们称为“大西桥”。多年前,我的家就在大西桥旁,从出生那一刻起,这座桥便一直陪着我。我的家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房子,一楼是由砖砌成的,二楼由木板搭建而成,房子里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,一扇木门总会在开合时,兴奋地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,仿佛在为我们加油呐喊。门门很高,我总是够不着,偶尔使尽全身力气,终于跳起来摸到了,我会又蹦又跳地满屋乱蹿,边蹿边喊:“奶奶,我长高啦!我长高啦!”奶奶慈祥地笑着,用阳光般柔和的眼神包裹着我,欣慰而又用力地点点头。

小小的我,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就是这座老桥了,桥上人来人往,各色新奇的、有趣的事物都聚集在这儿。卖菜的、卖衣服的、演杂技的……各种各样,应有尽有。桥的角落边有一个垃圾桶,小时候,每当我问妈妈自己是怎么来的,妈妈都会笑着告诉我:“从桥上的垃圾桶里捡来的。”我一度以为自己真是垃圾桶家的孩子,为此,每次路过垃圾桶,竟还萌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直到后来,我把这个“秘密”悄悄告诉了好朋友,没想到好朋友竟然也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,再后来,我才知道,班上同学的“身世”竟都出奇一致。原来,大家的妈妈都是“骗子”呀!

每天放学,我都会到桥上蹦跶,呼朋引伴,玩得不亦乐乎。一天,桥上突然出现一架钢丝床,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蜂拥而至,我们把它当作了天然的“蹦蹦床”,疯狂地蹦在上面撒欢,比谁跳得最高。孩子们一上一下,像是一个个高低不平的音符,用欢笑声谱写着一首首动人的乐章。我半蹲下来,用力踩在床面上,看腿上的青筋像小溪一样蜿蜒盘旋。踮起脚尖,轻轻试跳两下,然后猛地一蹬,伴随着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风声,我一跃而起,房子变矮了,小桥变矮了,连朋友们也变矮了。瞬间,“长高”的自豪感迎面而来。我的心里乐开了花,嘴里欢快地喊着:“看我好高!看我好高!”不禁引来朋友们各种羡慕的眼神。然后,大家跳得更卖力了。尽管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,不断往下落,但大家依然乐此不疲。饭点到了,家长扯开嗓子,大声招呼着自家孩子回家吃饭,孩子应声回答:“好!就来!”然后转身继续卖力弹跳着,直到家长拿着鸡毛掸子出现在视线内,我们会像受惊的野马一般,拔腿就跑,一路狂奔回家。

小学毕业那年,来了拆迁队,尽管我们百般不舍,但还是搬离了老房子。拆迁那天,厚厚的云层将阳光锁得严严实实,天气阴冷得让人胆寒。一大群人戴着安全帽,围在房子四周,一边指指点点,一边拉扯着粗大的绳索。一辆大型机械从我身旁驶过,地面的震动令我的心为之一紧。我将要永远告别这座老房子了,那些蹒跚学步、牙牙学语的画面,在脑海中不断闪现。“一二一”工人整齐的口号声将我恍惚中拉出,被绳索套牢了的老屋,就在刹那间,朝着右边整体倾斜,随着“轰……”的一声,须臾之间,凝聚着祖辈一生心血的老屋倒塌落地,弹起的碎石在老桥上摔出一朵凄美的花。那些过去的故事,随着腾空而起的灰尘消散在了天际……

多年过去,斑驳的老桥在小县城里独自沧桑,虽不曾举世闻名,但桥面上各式的足迹是他最耀眼的勋章。老房子没有了,童年结束了,最爱的奶奶也离我而去了。唯有这座老桥,承载着我的思绪,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着儿时那些美好而又温暖的故事,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,既有前进的动力,也有后退的港湾;既有奋进的勇气,也有坚守的底线。

听,老桥浅浅的低语里,又藏着谁的故事呢……